

#### 第四十三章 打個賭吧

回到清波樓，秦素梨想著夜深了，便打算告辭。

趙舒見秦素梨要走，頗為捨不得，「素梨……」

秦素梨回首，見趙舒眼巴巴看著自己，可憐兮兮的，跟被拋棄的小貓咪似的，心裡一顫，想起阿保今晚去請她時，說趙舒最近一直失眠，便道：「不如我等你睡了再走？」

趙舒一聽，就明白她的意思是他哄睡了再走，頓時開心起來，忙道：「好。」

趙舒只穿著中衣側身躺在錦被裡，秦素梨側身歪在外面，抬手輕輕撫摸著他散開的長髮。

趙舒的頭幾乎要埋在秦素梨胸前了，他閉上眼前，她身上特有的芬芳瀰漫在他鼻端，她的撫觸讓他的身子感覺到陣陣酥麻，整個人處於極放鬆的狀態，不知不覺就進入了夢鄉。

秦素梨一直等到趙舒睡熟，這才起身離開。

趙舒這夜睡得十分安穩，一直睡到巳時才醒來。

阿保帶著人進來侍候，因知趙舒一向有起床氣，他也不多說，輕手輕腳指揮著人拉開窗簾，推開窗子，讓春日陽光照射進來，然後才過去服侍趙舒喝藥。

苦澀的藥湯進入口中，趙舒這才徹底醒了過來，他看著空蕩蕩的床，不由自主歎了口氣。

阿保自是知道趙舒在想什麼，捧了衣物過來，一邊道：「王爺，秦姑娘要選些女孩子做活，小的等一會兒帶人過去讓秦姑娘挑選。」

趙舒聽了，立即振作精神，道：「她喜歡穩重聽話心靈手巧的，最好能識字，你得先好好挑選一番，不要什麼亂七八糟的都送過去。」

阿保忙答了聲「是」。

趙舒正在洗漱，外面傳來阿長的聲音，「啟稟王爺，端王殿下來了。」

趙舒沒精打采的進來，見趙舒在洗漱，便湊過去看，見刷牙的牙擦很精緻實用，便道：「阿舒，你這種牙擦看起來不錯，給大哥一打吧。」

趙舒「嗯」了一聲。

趙舒又看向他潔面用的香胰子，色澤瑩潔，並不是用動物油脂做成的，心念一動，聞了聞，發現加了青竹和薄荷，氣味很是柔和好聞，不由吃了一驚，「阿舒，你這裡可真是藏龍臥虎啊，這樣的香胰子都能做出來，真厲害。」

趙舒聞言，心裡甜滋滋的。他用的香胰子全是秦素梨親手製成的，全大周獨此一份，除了他，誰都沒有。

趙舒忍不住道：「阿舒，這種香胰子也給我一打吧。」

趙舒用松江軟布巾拭去臉上的水珠，沉聲道：「我只有這一塊。」

其實秦素梨送了他整整一匣子，可他就是不願意給趙舒。

「你不給我，我就不走了。」趙舒往趙舒素日常坐的圈椅上一坐，大有賴著不走的架勢。

趙舒這些時日一直十分苦悶。

因為張峰的死，他已經一個多月沒和李雪芷說話了。

實在是無聊了，他就去連側妃那裡，卻又話不投機半句多，且即將會試，柳翎在閉關讀書，金凌雲也去黃山遊玩去了，他日日待在王府裡，卻如同坐牢一般，連個能說幾句知心話的人也沒有。

昨天中午趙序實在受不了了，便叫了通房錦繡到書房陪伴，誰知傍晚就得到消息，錦繡在花園賞花，一不小心跌進井裡淹死了。

他不願再在王府待著，又無處可去，這才來到皇莊找趙舒，打算把自己的煩惱分給趙舒一半，讓他也煩惱一番。

趙舒瞅了這不省心的大哥一眼，繼續在阿保和阿壽的服侍下穿衣。

趙序見趙舒根本不在乎自己賴著不走，腦海裡忽然浮現出秦素梨薄嗔微怒的模樣，心猛地顫了一下，脫口道：「你若不給我，我就去隔壁拜訪未來的弟妹。」

趙舒冷冷的嘲諷道：「大哥，你要點臉吧。」

趙序有點破罐子破摔了，雙手抱在胸前，「我今天還就不要臉了。」

趙舒看向趙序，想起了秦素梨的話，心下頓時有了主意，道：「大哥，你陪我用早飯吧，用罷早飯咱們談一件重要的事。」

趙序好奇心超強，聞言哪裡還能忍得住，立即跳了起來，圍著趙舒直打轉，「阿舒，到底什麼事？你趕緊說唄，別讓我著急。」

趙舒要的就是這效果，等吊足了趙序的胃口，這才道：「我聽到一個消息，和端王妃有關。」

趙序撇了撇嘴，「呵」了一聲，「李雪芷那毒婦！」

趙舒淡淡道：「我聽說端王妃手底下有一位能人，能夠控制炸藥爆炸的時間。」

趙序聞言，桃花眼瞪得圓溜溜，「能夠控制炸藥爆炸的時間？阿舒，你開什麼玩笑！她手底下要是有這樣的人才，還不獻給朝廷，培養工匠，大量製作，專門埋在西夏和遼國的邊境，以後西夏和遼國再敢入侵大周，就把他們炸個人仰馬翻！」

趙舒意味深長看著趙序，「大哥，端王妃即使有這樣的人才，怕也是用在吃醋殺人和謀財害命上吧。」

近兩個月端王府內的那點齷齪事他可是命人查得清清楚楚，端王妃是聰明，只是眼界心胸實在太狹窄。

趙序默然片刻才道：「你倒是瞭解她。」

趙舒見阿保在為他圍上玉帶，道：「不要圍那麼緊。」然後又看向趙序，「大哥，你敢和我打賭嗎？」

他打算有樣學樣，把秦素梨昨晚用在他身上的激將法也用在趙序身上。

趙序是最愛賭的，當即道：「你說。」

趙舒笑了起來，「大哥，你若是能找到控制炸藥爆炸時間的法子，就算你贏；若是我找到，就算我贏。」

趙序眼睛發亮看著趙舒，「賭注是什麼？」

在對付李雪芷這方面，他還是很有自信的。

趙舒知道趙序開銷大，最缺的是銀子，便道：「賭注是六萬兩白銀，你敢和我賭

嗎？」

「那咱們就賭一把吧。」趙序笑了，「阿舒，到時候你可要願賭服輸。」

趙舒依舊是雲淡風輕的模樣，「說不定是大哥輸了呢！」

趙序被六萬兩銀子一激勵，既忘了繼續向趙舒討要香胰子，也忘了要去騷擾未來弟妹，急匆匆騎馬在眾隨從衛衛下回城去了。

送走趙序，趙舒問阿保，「往宮裡送的禮物準備好了嗎？」

阿保回道：「啟稟王爺，禮物已經備好了，一共六匣，分別是南海珍珠、紅寶石、祖母綠、石榴石、藍寶石和貓兒眼。」

王爺一向執著於「六」這個數字，因此準備禮物時阿保總不忘依照他這一個不為人知的小愛好。

趙舒一聽都是連貴妃喜歡的，滿意的點點頭，略一思索，又道：「再準備六箱玉梨記出的香脂香膏香胰子香油，讓母妃自己用或者賞人，另外再準備六十匹松江闊機尖素白綾。」

他昨晚發現秦素梨的中衣是用這種白綾做的，極為柔軟透氣，倒是可以給母妃送去一些，母妃自用賞人都可以。

阿保答了聲「是」，又道：「王爺，秦姑娘那邊……」

趙舒沉默了片刻，再開口時聲音帶了淡淡的惆悵，「給她……她也不肯要啊。」

轉念想到自己與秦素梨的婚期，趙舒不禁又勾起微笑，「等她過了門，男主外女主內，王府的庫房帳務都交給她，我的都是她的，到時候她不要也得要了。」

見王爺分明是懷春少年的標準模樣，阿保心中暗笑，面上卻肅穆正經，「王爺說的是，還是王爺想得深遠。」

因為兒子近來諸事順遂，娘家連氏也各種奉承，連貴妃這些時候過得很是順遂。看罷鐘蓮心奉上的禮單，連貴妃不禁微笑道：「阿舒這孩子可真細心。」

鐘蓮心是趙舒安插的人，自然要為趙舒說話，當即笑吟吟道：「娘娘，王爺是您的親兒子，不孝順您要孝順誰？」

連貴妃想到那幾個娘家侄女，不由歎了口氣，「他若是真孝順，就趕緊成親，把王妃側妃都迎進王府，早早生下小皇孫，讓本宮也嘗嘗含飴弄孫的滋味。」想到趙舒看都不看那幾個連家女，連貴妃又道：「他若真不喜歡連家那幾個表姊表妹，側妃倒是可以找兩個他喜歡的。」

鐘蓮心奉了盞茶給連貴妃，徐徐道：「娘娘，王爺那樣的身子，那樣的心性，這些年受了多少磋磨，好不容易緩了些，您不如遂了王爺的意……」

連貴妃最不耐煩聽這個，眉頭一皺，把茶盞往一旁的紫檀木小几上一放，「他若真是喜歡那秦氏女，納進王府做個小妾就是，福王妃必須出自連氏。」

鐘蓮心見她不高興，忙轉移話題，「娘娘，皇后娘娘昨日又和您提起王爺的親事了？」

連貴妃順了順氣，這才道：「皇后的意思是，上巳節在金明池舉辦遊園會，遍邀

京中貴女，為福王選妃。」她捏了捏帕子，聲音帶了些恨意，「皇上也同意了。」別以為有了李怡真那賤人頂罪，她就不知道文氏當年做的事，她只是沒有確切的證據罷了。

文氏借李怡真的手害她的阿舒，此仇此恨，她早晚必報。

上午的時候，秦素梨讓王四兒去踏看收購迎春花，自己在家帶著瓊花、玉秀和解頤把作坊徹底打掃了一遍，準備下午開工。

被阿保改建過的作坊除了面積是先前的三倍，還多了個秦素梨專用的屋子，裡面東南兩面臨窗搭建了木製的檯子，西北兩面則靠牆搭建了木製的多寶櫈，十分方便。

秦素梨很喜歡這樣的設計，笑著對解頤說：「倒是得謝謝阿保了。」

解頤抿著嘴只是笑，等玉秀帶著瓊花去前面搬取秦素梨在碧霄盜行訂製的器具，她才輕聲道：「都是王爺畫了圖紙，讓阿保吩咐人做的。」

秦素梨聽了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，總之心裡甜甜的。

她習慣了什麼都靠自己，可是趙舒一心一意為她考慮，讓她很歡喜。

趙舒待她好，她也要待他好。

秦素梨忙了一天，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時分得了空，正拿了鏟子在園子裡向陽的一塊地鬆土，打算栽種給趙舒解毒的藥藤。

這時瓊花急急走了過來，「姑娘，阿保哥帶了好多女孩子過來，說是讓您挑選呢！」

秦素梨一聽，笑了，放下鏟子起身道：「我先去洗洗手。」

作坊外面的葡萄架下，阿保正在和解頤說話，「……這些都是從主子辦的養生堂裡挑選出來的，我傳了主子的話，在這裡當差和在咱們府裡一樣，想要過來的自然不少，我好生費事費時才選了這些人過來……」他見秦素梨帶著瓊花過來了，忙迎上前，「秦姑娘，人都到了，您來挑選吧。」

秦素梨走過來的時候，心裡已經定下了章程，把當初和瓊花玉秀說的話又說了一遍，然後才含笑問道：「還有願意留下來的嗎？」

能被阿保挑選過來，自然都是聰明能幹又厚道忠誠的，聽了秦素梨的話，這些女孩子都笑了，其中一個圓臉杏眼生得嬌俏的女孩子，似乎是帶頭的，出列恭謹地行了個禮，道：「姑娘，奴婢們過來，自然是想侍候姑娘了，一切聽從姑娘吩咐。」

秦素梨打量了她一番，見她目光清澈，舉止端莊，問道：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那圓臉女孩子忙道：「啟稟姑娘，奴婢叫欣悅。」

秦素梨一聽這名字，心裡就明白了——這位應該也是趙舒的親信。

她挑了挑眉，看向阿保，阿保也是一笑。

欣悅是趙舒的親信，只是趙舒一般不放女孩子在身邊侍候，因此欣悅一直在別莊幫著管理莊子，這是才調過來的。

秦素梨當下便道：「欣悅，我還需要十九個人，妳來挑選吧。」

欣悅答了聲「是」，很快就挑選了十九個人，把名字年齡籍貫等寫在帖子上，恭

謹地奉給秦素梨。

秦素梨翻看著帖子，思索著如何安頓這二十個女孩子。

她原先打算買七八個人回來，就安排在作坊的二樓，誰知阿保一下子帶來這麼多，她自己胃口也有些大，一下子留下了這麼多人，須得好好計較一番。

阿保在一邊看了，不慌不忙道：「秦姑娘，是不是屋子不夠？皇莊裡房子多得很，先讓她們住在皇莊裡，小的在您這園子裡選地建一座小院子讓她們住，您看怎麼樣？」

秦素梨心中感歎趙舒手下人個個都是精兵強將，自然答應了下來，笑著道：「阿保，今日多謝你了，不過咱們親兄弟明算帳，該付的銀子我還是要付的。」

阿保笑道：「秦姑娘，這些全是我們主子收留的孤兒，都是良民，您和她們簽訂雇傭契書就行，沒有身價銀的。」他又低聲道：「王爺從十二歲開始，就接手了貴妃娘娘在京郊辦的養生堂，又陸續在各地開辦了不少養生堂，養生堂的人，王爺都養到十五歲，然後讓他們自己做選擇，留在養生堂也行，去王府當差也行，自謀生路也行，不過都是良人身分。」

秦素梨沒想到趙舒瞧著仙人一般不食人間煙火，沒想到他不聲不響做了這麼多善事。

她默然良久，方道：「我一直想著等自己有能力了，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……沒想到阿舒他……他已經在做了。」

這樣的趙舒，真乖，真好……

若是趙舒在身邊，她真想好好抱抱他，親親他，對他更好一些。

秦素梨看向阿保，見阿保正怡然自得立在一旁，不由笑了，「阿保，你幫我改建園子，花了不少銀子吧？我得把銀子算了還給你。」

阿保笑咪咪道：「都是我們主子出銀子，小的只是跑腿罷了，您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秦素梨卻是不依，還是拿了三十張一百兩的銀票給阿保，「阿保，辛苦你了。」

阿保見秦素梨堅持，只得收下來，笑吟吟道：「謝姑娘賞。」心裡卻道：王爺和秦姑娘都是大方人，將來阿保我管家，可得把好錢關啊！

阿保送來的人既然都是福王府收養的孤兒，全是良民身分，素梨就和她們簽了十年契，約定每月的月銀是二兩銀子，讓她們先在皇莊裡住著，由欣悅領著，每日到園子裡來上工，反正阿保這小廝改建園子的時候，順手在皇莊和園子之間的牆上修了道暗門，如今把暗門大大方方改成正常的門就是了。

晚上秦素梨陪著陳氏用罷飯，抱著二白逗著玩。

二白已經五個月了，越發白嫩可愛，如今可是秦素梨的大寶貝。

秦素梨拿了個用布縫製的小狗逗二白玩，抬頭見她娘還在做針線，笑著道：「娘，妳明日還去姨母家嗎？」

陳氏笑著道：「我在家也沒什麼事，就帶著二白過去吧，妳在家做事也能清靜些。」

秦素梨知道得讓她娘多出去和人說話交際，這樣她娘才會開心舒暢，自然是鼓勵的。

她在二白軟軟的胎髮上親了一下，然後道：「娘，妳抱著二白去太累了，還是讓四兒趕了馬車送你們過去吧。」

陳氏點點頭，又想起未來的女婿，問道：「女婿呢，最近怎樣了？」

秦素梨眼珠子一轉，笑吟吟道：「娘，妳還不知道吧，阿舒把咱們家隔壁的莊子買了下來，已經搬進來了，以後來往就方便了。」

陳氏聞言大喜，忙道：「那咱們尋個時間請女婿來吃頓飯吧。」

秦素梨滿口答應了下來。

娘倆又絮絮說了會兒話，秦素梨一直到陳氏帶了二白睡下，這才回了後院自己住的小樓。

秦素梨洗罷澡，倚著熏籠烘著濕漉漉的長髮。

解頤送了一壺菊花茶過來，見秦素梨在發呆，笑著問道：「姑娘在想什麼呢？」

秦素梨抬頭看她，嫣然一笑，「我在想，宮裡的貴妃娘娘最喜歡什麼。」

解頤既然和阿保阿喜一樣是趙舒的心腹，在這方面應該會有合適的建議。

她既然決定要和趙舒長長久久在一起，得先試著討連貴妃的歡心。

不過即使連貴妃不喜歡她，她也不用在意，反正將來她和趙舒成親後，連貴妃這位婆婆身居深宮，她一年也見不了幾面。

解頤聞言，細長的眼睛笑得看不見了，「哎呀，奴婢正等著姑娘問呢！」她先倒了一盞菊花茶走過去給了秦素梨，然後道：「貴妃娘娘心中最重要的是兩樣，排在第一的是我們王爺，排在第二的乃是娘家連氏。」

「那皇上排第幾呢？」秦素梨接過菊花茶嘗了一口，潤了潤喉嚨。

此時小樓裡只有她們倆，解頤也沒了忌諱，輕輕道：「皇上嘛，自然是排第三了，反正在皇上心裡，貴妃娘娘也排不到前面去。」又補充道：「貴妃娘娘最欣賞皇上的一點，便是皇上疼愛王爺。」

秦素梨含笑看向解頤，「是不是我待阿舒好，貴妃娘娘心裡就喜歡我？」

解頤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，「姑娘，連氏把女兒給端王做側妃，貴妃娘娘氣得病了一場，發誓再不理會娘家，如今連氏女重新在貴妃娘娘那裡得寵，憑的便是她們對王爺的各種討好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這麼細？」秦素梨一直覺得解頤生得細眉細眼，和阿喜一樣，老是瞧著像是沒睡醒，可是接觸時間久了，卻發現解頤聰明穩重，問一答三，實在是個好的，很喜歡她。

解頤看著秦素梨又喝了一口菊花茶，端起茶壺給她斟滿，這才道：「姑娘，奴婢的親姑母正是貴妃娘娘居住的清漪殿的女官鐘蓮心。」

王爺既然把她給了姑娘，她自然就是姑娘的心腹，因此大大方方把自己的底細說了出來。

秦素梨笑了起來，「解頤，妳可真是個寶。」她興高采烈拉著解頤坐下，「來，咱倆好好商議一下如何討好貴妃娘娘。」

趙舒待她那樣好，她自然也要待趙舒好，那就從趙舒最看重的親人貴妃娘娘著手

吧！

趙舒這會兒正在與穆青等幕僚議事。

他懶得多說，便讓阿壽把正在調查李雪玲買官鬻爵一案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。穆青劉興隆等人自是人精，聽罷全都明白了過來，眾人相視一眼，都笑了起來。劉興隆道：「王爺，李雪芷的兄長李雪蔭乃這次會試的主考，會試就在二月初九，咱們必須趕在二月初六大朝會前結案，安排御史在大朝會上以此案為由，彈劾李修李雪蔭父子。」

趙舒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這個案子如今由青衣衛副統領王函負責查辦，穆青、劉興隆，你們明日一早就去見王函吧。」

穆青劉興隆心中興奮，當即起身，齊齊答了聲「是」。

夜深了，外面起了風，風越來越大，飛沙走石，鑲著水晶片的窗子被沙石打得「啪啪」直響。

趙舒有些疲憊，起身走到窗前，看著外面被風刮得東倒西歪的女貞，低聲道：「起風了……」

從今夜開始，席捲大周朝野，清洗北方官場，載入史冊的李氏謀逆案揭開了序幕。

#### 第四十四章 李太尉府被抄家查封

外面風狂雨驟，在一樓臥室裡睡覺的秦素梨也被風雨聲吵醒了，正在這時，外面傳來「篤篤」的敲門聲，她嚇了一跳，心裡有些慌，忙道：「誰？」

「是我。」是趙舒的聲音。

秦素梨心中歡喜，又擔心趙舒淋雨受涼，忙跳下床去開門。

穿著油布斗篷的趙舒閃身進了門。

秦素梨麻利地幫趙舒脫了濕漉漉的油布斗篷，又伸手去摸趙舒的臉和衣服，確定他沒有淋到雨，這才放心了些，而後領著趙舒讓他靠著熏籠坐下，「先暖暖和和吧。」

安頓好趙舒，她起身點著了燭台，擎著燭台走到趙舒身側，挨著他坐下，就著燭光打量他，問道：「這麼晚了，有什麼事？」

趙舒單薄的身子靠近秦素梨，臉色有些蒼白，「素梨，風雨聲太大，我睡不著覺……」

秦素梨握住趙舒的手，他的手很涼，她的手再鑽入他的衣袖，他連手臂都是涼的。她不用想也知道，他的身子必定也是涼的。

她瞟了趙舒一眼，道：「是不是很冷？」

趙舒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身子貼著秦素梨溫暖的身體，顯得可憐兮兮的。

秦素梨哪裡受得了他這樣，忙道：「今晚你睡我被窩吧。」

趙舒心花怒放，眼睛亮晶晶看著秦素梨，「好。」

秦素梨把趙舒剝得只剩下白綾中衣，把他塞進自己暖和的被窩裡，然後掖好被角。趙舒覺得事情的走向和自己的預期不大一樣，眼中帶著希冀看著秦素梨，「素梨，

妳……不睡嗎？」

秦素梨笑吟吟瞅了他一眼，從衣櫃裡又拿出一床繡被，展開鋪在趙舒外側，「我睡這裡。」

接著她將燭火吹滅，屋子裡被黑暗籠罩，蠟燭燃燒特有的焦糊味和屋子裡香草的暖香氤氳在一起。

趙舒平躺著，一旁的秦素梨身上似有無窮的暖意，隔著被子傳遞過來，令他整個人都暖和了起來。

外面簷下的鐵被風吹得響成一片，夾雜在雨聲中，依舊和清波樓一樣吵鬧，可是因為秦素梨在身側，趙舒身心寧靜。

他換成側躺的姿勢，湊過去在秦素梨唇上親了一下，然後額頭貼著她的臉頰，很快就睡熟了。

隔天早上秦素梨醒來，發現趙舒還在熟睡。

她悄悄起身，吩咐解頤去前面取飯，「記得要比平常多一些，就說我很餓。」

解頤自是會意，答應了一聲，又低聲道：「姑娘，王爺最近難得好睡，今日也沒什麼事，不用叫醒王爺。」

秦素梨想起趙舒的確比先前清瘦了些，便點了點頭。

趙舒睡到自然醒，等他醒來，雨早就停了。

秦素梨親自服侍他起身洗漱，然後又陪他用早飯，看著他用了整整一碗粥，吃了一個小籠包，這才甘休，道：「上午有要緊的事嗎？」

趙舒搖了搖頭。

秦素梨微微一笑，「我上午也沒事，正好陪你散步。」

她覺得趙舒活動得太少了，她以後有空就陪著他散步，督促他多活動。

趙舒看了秦素梨一眼，雖然也不怎麼愛散步，卻依舊乖乖地點了點頭。

秦素梨和趙舒一起從自家園子和皇莊之間的那道門過去，陪著趙舒慢慢走回了清波樓，又催著趙舒在清波樓後面的小徑上轉悠了一盞茶工夫。

待發現趙舒白皙的肌膚有了些血色之後，秦素梨才道：「阿舒，你也累了，今日就到這裡吧。」

趙舒走得腿都軟了，聞言忙點了點頭，伸手握住了秦素梨的手，「咱們回去歇歇。」

秦素梨嫣然一笑，「阿舒，明日你何時有空？」

他這個嬌氣包，一向懶怠動，別人也不敢催逼他，只能她來督促他了。

趙舒想了想，回道：「什麼時候都有空。」

只要是秦素梨要見他，他都能移出時間的。

秦素梨狡黠一笑，「那我以後每天早飯後過來陪你散步吧。」

趙舒先是一愣，「……好。」

秦素梨陪著散步，真是幸福的折騰啊！

此時端王府花園內，趙序正陪著李雪芷散步。



趙序已經很久沒見李雪芷了，如今突然過來陪她散步，讓她歡喜至極，含情脈脈的目光不時落在他的臉上身上。

昨夜剛下過雨，花木越發蔥茂清新，趙序一看眼前景致，就想起張峰，不知道他被埋在哪叢花木下？

想到這裡，再看眼前華貴美麗的李雪芷，趙序就覺得渾身寒毛直豎。

他惦記著和趙舒的賭約，忍著不適，敷衍著李雪芷，待時機成熟，終於開口道：

「雪芷，前些時候我看邸報，才知道遼國鐵騎又侵入我大周邊境，唉，若是能在邊境埋下炸藥，遼國騎兵一過境，就把他們炸得粉身碎骨，那該多好啊！」

李雪芷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趙序一直不動聲色的觀察她，見狀便知她一定知道些什麼，故意一拍手，「我若是能找出控制炸藥爆炸時間的法子，獻給父皇，父皇一定很歡喜。」他轉身就要走，「雪芷，妳自己散步吧，我這就去吩咐人尋找能工巧匠，非要尋出這個法子獻給父皇不可。」

李雪芷見好久沒親近自己的趙序要走，哪裡捨得，一把拉住了他，「王爺，這件事妾身倒是可以出一份力。」

趙序心中得意，面上卻一臉不以為然，「妳一個深閨婦人，能有什麼法子？」

李雪芷再狠毒再精明，每每遇到趙序就只有滿心的柔情，她笑容甜美道：「王爺，你先聽妾身說嘛……」

傍晚時分，趙序率領一眾親信押著一輛馬車進了皇莊。

趙舒微笑著打量眼前這個黑瘦的駝子，吩咐阿保，「阿保，你帶朱先生下去安頓吧。」

阿保看向趙舒，見他眨了眨眼睛，心中會意，知道這位朱先生是位貴客，便答應了一聲，恭敬地陪著朱先生下去了。

趙序放鬆地坐在圈椅裡，兩條長腿探了出去，「阿舒，若是真製出穩定的炸藥，就培養工匠，大量生產，以後咱們大周軍隊在戰場上就會如虎添翼，哪還會怕西夏遼國的鐵騎！」

趙舒在這方面倒是與趙序想法一致，「你這幾日別走了，就在這裡住下吧，如果真製出來了，我們一起去見父皇。」

接下來這幾日朝中風雲變幻，把趙序留下來，倒也算是一種保護。

趙序也懶得回去敷衍李雪芷，便答應了下來。

二月初五下午，趙舒一直在福王府與眾親信幕僚議事，卻忙裡偷閒，親筆寫了一封信，命阿保給秦素梨送去。

阿保臨行前，趙舒又特地交代道：「你送罷信就不要回來了，帶著青衣衛護著她的安全。」

阿保見趙舒神情肅穆，忙答了聲「是」，拱了拱手，翻身上馬，在做便衣打扮的青衣衛簇擁下，騎馬出城去了。

秦素梨正在家中與朱掌櫃談生意，得知阿保來了，當下不動聲色，吩咐解頤，「妳帶他去後面小樓等著我吧。」

解頤退下後，秦素梨繼續與朱掌櫃談笑風生，很快就把初夏的合同給定了下來。送走了朱掌櫃，秦素梨這才急忙去了後面小樓，此時屋子裡只有秦素梨和阿保，解頤在外面守著。

看罷書信，秦素梨看向阿保，「明日是大朝會的日期，朝中難道有大事要發生？」要不然，為何趙舒特地交代她這幾日一定要約束家人閉門謝客？

阿保凝視著秦素梨，點了點頭，「秦姑娘，的確是極要緊的大事。您是王爺愛重的人，只有您安全無虞，王爺才能心無掛礙。希望您能待在家中，外面警戒自有小的負責。」

秦素梨見阿保神情凝重，也明白事情的重要性，點了點頭，沉聲道：「阿保，你給你們王爺傳話，就說我家從今晚開始大門緊閉，無人進出，讓他放心。」

得了保證，阿保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，笑著答了聲「是」，自去安排。

二月初六這一日，風和日麗，端王府花園內鮮花盛放，幾個衣著華麗的丫鬟簇擁著李雪芷漫步在玉蘭樹下，賞花遊玩。

連側妃和幾個侍妾也打扮得齊齊整整陪著李雪芷遊園。

李雪芷起碼前兩日剛剛見過王爺，她們這些側妃侍妾卻都無寵很久了，連王爺的面都見不著。

李雪芷表面上春風得意，心裡卻也苦澀得很，趙序在她面前各種做作，她一把善於製作炸藥的朱駝子交給他，他立刻帶著朱駝子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好幾天沒有音訊了，他那幾個親信小廝也都不見了。

到了林碧水榭，李雪芷含笑對眾人道：「我讓人在水榭內擺了茶點，咱們進去坐坐吧。」

連側妃強顏歡笑奉承道：「那我們今日可要偏了王妃的好茶好點心了。」

眾侍妾不甘落後，你一言我一語奉承起來，鶯聲燕語，煞是熱鬧。

正在這時，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由遠而近，「王妃，秦公公、大理寺韓大人、青衣衛王統領到了。」

李雪芷抬眼看去，見是王府的外院管家張麟，當下便沉下臉道：「外面的事，自有王爺決斷，來尋我做什麼？」

她派沈聰去鞏縣收拾那騷狐狸精秦素梨，誰知一個月過去了，沈聰還杳無音訊，如今來傳話的張麟是趙序的人，什麼都聽趙序的，她自是不客氣。

二月的天，並不算熱，張麟卻是滿頭大汗，他急急走上前，匆匆行了個禮，「啟稟王妃，王爺這幾日都不見蹤影，這些大人是來……見您的。」

見張麟說話吞吞吐吐，李雪芷意識到有些不對，秦霽如今掌管皇室宗親事務，大理寺掌管案件審理，青衣衛負責皇帝近衛，這些人分明是查辦大案重案才有的配置，難道是哪件事出了問題？

她經手的事情實在太多了，一時也想不起是哪件有問題，不過她父親李修是北方官僚集團的首領，她哥哥李雪蔭是天子欽點的今科會試主考，她丈夫是皇子親王，她是堂堂親王妃，她相信，即使她被牽連進些許案子，依她父兄的權勢和父兄對她的寵愛，以及為了皇家的顏面，也會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的。

想到這裡，李雪芷一顆心定了下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既是各位大人蒞臨，且待我換了常服前去迎接。」

這時候，一陣雜亂的腳步聲由遠而近，打先的是一個穿著緋紅袍子、形貌昳麗的年輕太監，正是正得勢的秦霽。

秦霽眼中含笑，朗聲道：「端王妃不必客氣。」說罷，他不待李雪芷回話，向王函拱了拱手，道：「王統領，既已見到端王妃，請王統領吩咐青衣衛把守端王府內院前後門。」

王函應了一聲，做了個手勢，眾多全副武裝的青衣衛當即散開，一隊隊向各處奔去。

連側妃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嚇得渾身打顫，臉色蒼白，在兩個侍妾的攙扶下勉強站立著，開口問秦霽，「秦公公，我們王爺他……」

秦霽的視線滑過連側妃，看了李雪芷一眼，沉聲道：「傳真君口諭，端王妃李氏勾結外官，依勢凌弱，草菅人命，濫殺無辜，辜負皇恩，有忝祖德，著大理寺、宗人府、青衣衛共同審理。欽此。」他提高聲音，又道：「拿下端王妃李氏及其黨羽！」

十幾個身強體壯膀大腰圓的女獄吏撲了上來，一把制住了李雪芷和她身後的丫鬟婆子。

連側妃與眾侍妾嚇得戰戰兢兢抱成一團。

秦霽臉色一變，笑著向連側妃拱手，「連側妃，各位夫人，請各自回住處安置，今日之事，只限於王妃及其侍候之人，別處無涉。」

連側妃與眾侍妾這才鬆了一口氣，也顧不得多說，在眾丫鬟簇擁下急急去了。李雪芷雙臂被人扭住，卻依舊背脊挺直立在那裡，看著這些鶯鶯燕燕花容失色、急急奔去，她冷笑一聲，看向秦霽，「秦大人，不知我父親和兄長如今如何了？」只要她父親和兄長還在，無論多大的事，他們都能替她解決。

秦霽笑容收斂，道：「王妃，茲事體大，請恕奴才冒犯了。」他擺了擺手，「王妃，請。」李雪芷經過他身旁時，他微微一笑，輕輕道：「王妃倒是可以在大理寺過堂時見到令尊和令兄，哈哈！」

聽到秦霽這句話，李雪芷似脊椎被抽沒了一般，整個人軟了下去，「什麼？爹爹他……哥哥……」

她一直仗著爹爹和哥哥的權勢為所欲為，如今聽說靠山出了事，心知自己這次是真的完了，腦袋瞬間空白，一點主意都沒有了。

制住李雪芷的兩個女獄吏不待她滑到地上，就把她給提了起來。

秦霽冷笑道：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

李雪芷案件的卷宗呈上的時候，他也在御前侍候。

他一直自認為不是什麼好人，可是看罷卷宗，他真心覺得自己善良又清白，原來有的人含著金湯匙出生，就真的不把別人的命當做一回事。

最可怕的是，權勢遮住了李雪芷的眼睛，她居然會以為她的父親和兄長能夠一手遮天，她可以永遠為所欲為。

因為趙舒的交代，王函特地叮囑查抄李雪芷正院的青衣衛絕對不涉及端王府別處，因此待查抄完畢，除了正院變得空蕩蕩，端王府倒是變化不大。

柳翎原本正在位於浣花溪的宅子內準備會試，已經閉門謝客一段時間了，誰知張麟卻找上門了。

張麟找不到趙序，只得來尋柳翎，「柳公子，王爺不見蹤影，王府如今亂成一團，您早些回去主持局面吧。」

問清狀況之後，柳翎沉吟片刻，道：「王爺沒說他去哪兒嗎？」

李雪芷貴為親王妃，卻被大理寺、宗人府、青衣衛共同拿辦，此案怕是牽涉甚廣，如今距離會試只有三日時間了，會試主考定要換人……

張麟哭喪著臉道：「柳公子，王爺因怕王妃管束，是偷偷溜出去的，只帶了他身邊侍候的那幾個人。」

柳翎心中已經有了主意，當下便道：「不用著急，我這就去王府。」

張麟頓時有了主心骨，悄悄鬆了一口氣，抬手擦了一把汗，心道：總算有人出來主事了，王爺啊，您老人家到底藏到哪裡了？

騎著馬去端王府的路上，柳翎與張麟並轡而行，低聲詢問趙序這些時候都做了什麼，心中已經確定趙序的去處了，便吩咐張麟，「咱們先去城外金水河畔的皇莊。」

張麟有些摸不著頭腦，「柳公子，金水河畔的皇莊如今是福王殿下的產業，咱們去那兒做什麼？」

柳翎知道張麟是趙序的奶哥哥，一向忠誠有餘，卻聰明不足，耐心道：「王爺應該就在皇莊裡。」

張麟還是有些不明白王爺為何會在福王殿下的皇莊，但他自知不夠聰明，因此閉口不再詢問，緊緊跟著柳翎往西城門方向去了。

柳翎一到皇莊大門外，就直接亮明身分，讓守門的小廝進去通稟。

等待通稟的時候，柳翎往外踱了幾步，看著與皇莊為鄰的秦府，默默想著心事。他有自己的勢力，自然知道如今秦素梨與趙舒的關係，他只恨自己羽翼未豐，只能慢慢籌畫。

想到秦素梨就在那重重庭院之內，柳翎的心一下子就定了下來。

早晚有一日，他會得到秦素梨的。

阿保按照朱駝子的要求，在皇莊最偏僻的西南角建了作坊，又讓朱駝子挑選了十幾個小廝做學徒，然後按照他寫的單子，把需要的東西都置辦齊全，炸藥作坊就正式開始運作了。

趙序對朱駝子製作炸藥很感興趣，有空就去作坊跟著學。

二月初六這日傍晚，朱駝子在教小廝們如何煉製硝石，趙序把趙舒給拉了過來，兄弟倆都套了青布罩袍，和小廝們一起煉製硝石。

趙舒聞到硝石的氣味就想暈倒，可是為了補償趙序，只得捏著鼻子跟著趙序，心中卻在嘀咕：我的素梨也是這樣忙個不停，她做的卻都是香氣襲人的東西；這邊也是各種調配忙個不停，製出的卻是氣味刺鼻之物……我好想去陪著素梨呀！

趙序對這些卻有興趣得很，「我先前讀《天工開物》，讀到『凡取消製藥，少者用新瓦焙，多者用土釜焙，潮氣一干，即取研末。凡研消不以鐵碾入石臼，相激火生，則禍不可測』，覺得特別有興趣，在皇陵中廁內刮取牆土，用釜煉製，還真的練成了。」

趙舒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嗯，你那時候寫信告訴我了。」

趙序想起往事，不禁有些慚愧，訕訕道：「我那時候太無聊了……」

那時候因為趙舒中毒之事，他被禁閉在皇陵讀書，一想到自己失去了自由，苦哈哈在皇陵讀書，他就氣得很，故意寫信給趙舒，把自己在皇陵的生活描寫得豐富多彩。

現在想來，那時候趙舒正在生死邊緣掙扎，怕也不好受。

趙舒實在受不了作坊裡煉製硝石的氣味，給趙序使了個眼色，先出去了。

趙序看了看正忙碌的朱駝子，戀戀不捨地跟著趙舒走了出去。

作坊大門外面是一座大大的池塘，池塘邊種了不少竹子。

趙序見趙舒負手立在池塘邊，也走了過去。見小廝們都遠遠守著，有些驚扭地問：「阿舒，我給你寫信的時候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趙舒想了想，道：「父皇尋來一位西洋名醫，他的解毒法子與眾不同，當時正在給我治療。」

趙序好奇心極強，追問道：「什麼解毒法子？」

趙舒淡淡道：「放血。」

因為這個所謂的放血療法，他整整昏迷了兩天，醒來後小廝給他讀了趙序的信。直到現在，他還記得自己當時有多羨慕趙序，起碼趙序健康地活著，而他卻命在旦夕。

趙舒雖然態度平淡，可是趙序單從「放血」這兩個字，已經能夠想像出場面的凶險了。

默然片刻後，趙序終於說出了自己早就想說的那句話，「阿舒，對不起。」

趙舒定定看著他，道：「大哥，我剛得到消息，端王妃出事了，你要不要回王府看看？」

看到趙序聽罷自己的話，臉色變得蒼白，趙舒總算好受了一些。

只要以後大哥不主動作死，當年的仇就這樣算了吧。

趙序帶著眾小廝剛離開皇莊，迎面就遇上柳翎張麟。

柳翎已知趙序中了趙舒的調虎離山之計，附在趙序耳邊低聲道：「王爺，李修、李雪蔭已下獄，太尉府被抄家查封。」

趙序因趙舒的話，心中早有了準備，但臉色仍是慘白，「柳翎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柳翎神情肅穆，「王爺，您現在就去請福王殿下陪同，遞牌子進宮請罪。」

有病弱受寵的趙舒在旁，泰和帝怒火再盛，也會收斂一二。

趙序有些茫然，「阿舒……他會去嗎？」

柳翎眼神沉靜，「王爺，福王殿下會陪您去的。」

趙舒一向高瞻遠矚，做事周全，目光長遠，為了大周皇室的未來，他也會護住趙序的。

這次李氏一案爆發，趙序卻被趙舒留在皇莊，這其實就是對趙序的一種保護。

趙序這會兒已經有些六神無主，自是什麼都聽柳翎的，喃喃道：「好，我去找阿舒……」

聽趙序稱呼趙舒為「阿舒」，柳翎不禁看了趙序一眼，卻沒有多說什麼，陪著趙序進了皇莊。

重生之後，他發現許多事情都與前世不同了，譬如李修、李雪蔭和李雪玲。

前世直到他和秦素梨死去，李修身為北方官僚集團的管要人物，一直穩居朝堂，李雪蔭也是官運亨通，李雪芷更是在趙序面前頤指氣使的。

李氏深耕大周朝堂多年，在朝堂上盤根錯節，泰和帝既然要動李氏，這大周朝堂怕是要天翻地覆了。

不管怎麼說，他還是順勢而為，先保住趙序不被牽連進去再說。

#### 第四十五章 安排新身分

聽了阿保的傳話，秦素梨當晚就緊閉大門，謝絕見客。

二月初六這一日，秦素梨讓玉秀陪著陳氏帶二白在後院玩耍，自己則和王四兒帶著瓊花等人在作坊忙著製作貨物。

至於從皇莊過來的欣悅等二十個女孩子，秦素梨給她們做了分工，開始分別教授她們，有的負責選花，有的負責蒸露，有的負責榨汁，有的負責過濾，也都忙碌了起來。

到了晚上，秦素梨尋了個機會，悄悄問解頤，「王爺如今在皇莊嗎？」

她有些擔心趙舒，想去看看他。

解頤正拿了桃木梳給秦素梨梳理長髮，回道：「姑娘，王爺與端王殿下一起進宮面聖，今晚留在宮裡，並未回皇莊。」

秦素梨聽了，心裡有些納悶：趙舒跟趙序那廝一起進宮做什麼去了？

二月初七晚上，秦素梨用罷晚飯，在前院陪著陳氏和二白說話。

待陳氏哄了二白睡下，秦素梨這才帶著解頤向後園走去。

剛走到樓下，秦素梨便見到廊下立著兩個人，心跳瞬間加快。難道是趙舒回來了？

廊下的兩個人聽到聲音，迎了上來，原來是阿保和阿喜。

秦素梨知道他們過來，必定帶來趙舒的消息，忙道：「進去說話吧。」

阿喜留在廊下，解頤和阿保隨著秦素梨進了屋子。

阿保似乎瘦了些，不過精神好得很。

他微微一笑，先行了禮，這才道：「秦姑娘，王爺一切都好，如今正與端王殿下

一起在紫宸殿伴駕。」

秦素梨的心一下子放鬆下來，微笑問道：「到底出了什麼事，需要你們王爺去伴駕？」

阿保便把李氏謀逆案簡明扼要地說了一遍，其中包括李雪芷命沈聰和李雪玲暗害她一事，並含蓄地表明這件事乃趙舒的手筆。

得知李雪芷也被收押，與其父李修與其兄李雪蔭一起由大理寺、宗人府、青衣衛共同審理，秦素梨一下子愣住了，前世像座大山一般的李氏，就這樣傾頹了？重生之後，她自然想要報仇，可是想到李氏一族的滔天權勢，往往有望洋興嘆之感，沒想到這座大山就這樣被趙舒撬了起來……

想到這裡，秦素梨歡喜至極，眼睛亮晶晶看向阿保，「阿保，你們王爺何時回來？」趙舒替她報了前世今生的深仇大恨，她定要好好謝謝他。

阿保見素梨滿眼星光，笑容燦爛，便知她領會了趙舒待她的真心，心中得意得很，笑咪咪道：「王爺還得一段時間才能回來，姑娘且安心等著。如今官場震盪，京中混亂不堪，姑娘切記不要出門就是。」

送走阿保和阿喜後，秦素梨回了自己房間，一關上房門便蹦了起來，連蹦了好幾下，又撲到床上，把臉埋進繡被裡，無聲地哭了起來。

大仇得報，她當真是此生無憾了。

接下來幾日，趙舒一直沒有回皇莊，阿保和阿喜也沒有回來，秦素梨無從得知趙舒的消息，便安安生生在家裡忙碌自己的生意。

因泰和帝督辦甚急，大理寺、宗人府和青衣衛雷厲風行，李氏一案牽連的官員不計其數，整個二月，抄家的青衣衛不時騎馬經過京城街道，被抄家的人家哭聲震天。

在一片風聲鶴唳中，李氏謀逆一案很快便結案了。

李氏滿門抄斬，家產沒官，趙序與李氏一案無涉，擔任宗人令，負責皇族事務。一下子騰出了幾百個缺，有心補缺的官員四處奔走打點，李氏垮台，以文氏為首的江南官僚集趁機塞了些人進去。

二月最後一日，因隔天就是約定好阿樂來取貨的日子，秦素梨和王四兒帶著眾丫鬟忙碌了半日，終於把所有的貨物都打包裝箱。

秦素梨熱出了一身汗，索性洗了個澡，舒舒服服坐在二樓窗前吹風晾頭髮。

春日午後陽光燦爛，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，秦素梨很快就有些昏昏欲睡，索性歪在榻上睡下了。

秦素梨本睡得正香，突然感覺嘴唇被咬了一下，一下子醒了過來。

她睜開眼睛一看，發現身上多了一個人，膚白如玉，眉秀目澈，嘴唇嫣紅，正含笑看著自己，不是趙舒又是誰？

秦素梨懷疑自己還在作夢，閉上眼睛嘟嘟囔囔道：「原來是夢呀，我繼續睡好了……」

她已經二十多日沒見到趙舒了，也許真的是想多了就會夢到。

趙舒見秦素梨睡得肌膚白裡透紅，豐盈嫣紅的唇微微嘟著，可愛得很，情不自禁又俯身吻住了她。

秦素梨被趙舒吻得渾身發軟，飽滿之處在薄薄的春衫下起伏著，令趙舒意亂情迷，他不由自主扯開了她的交領，舌尖從抹胸頂端探了進去……

濕糯火熱的異樣感覺傳來，秦素梨瞬間清醒過來，睜開眼睛看著埋在身前的趙舒，腦袋一片空白。

片刻後，她終於反應過來，一把將趙舒掀倒在錦榻裡側，雙手微顫掩著衣襟就要起身。

趙舒方才是一時意亂情迷，此刻已清醒過來，他生怕素梨生氣，不知從哪兒來的力氣，一下子起身抱住了她，輕聲求饒，「素梨，我錯了……求妳了……」

秦素梨察覺到趙舒的情慾還沒褪去，頓時又羞又怒，掩好衣襟，理好裙子，低聲道：「阿舒，你先鬆手。」

趙舒羞愧交加，不敢不聽，忙鬆開了手。

秦素梨轉身打量著他，卻發現他俊臉微紅，甚至不敢看自己，心一下子軟了下來，伸手把他抱在懷裡，「阿舒，你終於回來了……」

趙舒頓時被巨大的幸福包圍，他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緊緊回抱住秦素梨，貼著她耳畔撒嬌，「素梨，我被父皇派到晉州去了，這一路很是辛苦，我去宮裡回過話就來看妳……」

秦素梨鬆開趙舒，細細打量他，發現他的確又瘦了些，不由歎氣道：「阿舒，接下來你還要出門嗎？」

趙舒忙搖頭道：「我和父皇說好了，整個三月我都不離開京城，我要好好陪妳。」

秦素梨這才笑了起來，眼睛亮晶晶的，「給我一個月時間，我定要讓你重上十斤。」

趙舒飛快地瞟了一眼秦素梨的胸前，心道：她那裡好像又大了不少，撫摸的時候感覺沉甸甸很有分量……

想到撫摸秦素梨那裡時那種銷魂蝕骨的感覺，他又有了反應。

他換了個姿勢免得被她發覺，又撒嬌道：「素梨，我好累，妳把我哄睡，好不好？」

秦素梨笑吟吟答應了下來。

她側身躺下，讓趙舒躺在自己懷裡，她解開他束髮的緞帶，用手指梳理著他烏黑柔軟的長髮，很快就把他給哄睡著了。

秦素梨待趙舒睡熟，這才湊過去仔細打量，發現他眼底下有淡淡的青暈，知道他的確是累著了，便拉了繡被搭在趙舒和自己身上，索性也陪趙舒睡下了。

趙舒在秦素梨懷裡睡得昏天黑地，等他醒來，已是傍晚時分，金色夕陽從窗口照入，秦素梨卻不知去哪兒了。

他正感到心空落落的難受，卻聽到樓梯上傳來秦素梨的聲音——

「阿舒，醒了吧？我親手給你做了雞湯麵，你快起來吃吧！」

趙舒的心情一下子高昂起來，他答應了一聲，扶著錦榻坐了起來，心裡已經開始謀劃：不管怎麼說，我今晚一定要留下陪素梨！



秦素梨親手做的雞湯麵趙舒自然要捧場的，他雖然食量小，卻依舊不緊不慢吃了整整一碗。

秦素梨一直在一旁陪著他，待他用罷飯漱罷口，解頤收了碗筷離開，這才笑吟吟道：「外面夕陽很好，阿舒，你陪我散會兒步，好不好？」

趙舒從來不會拒絕她，便陪著她散步去了。

這會兒作坊裡的女孩子們已經下工，回阿保給她們建造的院子裡了，秦素梨與趙舒在園子裡漫步，不時能聽到她們的說笑聲傳來。

趙舒很久沒有這麼放鬆了，他慢慢走著，一邊聽秦素梨說話。

秦素梨手裡拈著一朵早開的淺粉薔薇花，放在鼻端嗅了嗅，道：「阿舒，你在西夏和遼國的鋪子都開張了嗎？」

趙舒放鬆地看著四周的景致，道：「只剩下胭脂水粉鋪子了，待阿樂從妳這裡取了貨，到四月也就開張了。」

秦素梨想像了一下，不禁心生嚮往，「我好想去遼國去看一看，聽說滄州往北有高高的白樺林，有無邊無際的草原，草原上點綴著金色的金蓮花……」

想到秦素梨愛自由愛冒險的性格，趙舒不禁握緊了她的手，「素梨，早晚有一日，我會帶妳去看草原的。」

早晚有一日，遼國與大周邊境的森林和山脈會歸入大周輿圖，成為大周的天然屏障。

但是在這之前，他不能讓她去冒險。

秦素梨心知趙舒緊張她，故意眼波流轉瞟了趙舒一眼，道：「就你那身子骨，你還想陪我去看草原？」

趙舒默然，過了一會兒方道：「我會好起來的……」

秦素梨知道對趙舒的刺激得適可而止，便牽著他的手，走到了木香花牆那邊，笑吟吟讓趙舒看，「阿舒，你看看這裡有什麼玄機。」

趙舒細細觀察，這才發現木香花藤蔓間居然種著藥藤，兩種藤蔓種在一起，不細看的話根本不會發現。

他心中感動，握緊秦素梨的手，看著綠色藤蔓上點綴著的朵朵雪白木香花，一時沒有說話。

秦素梨柔聲道：「我問過姥爺了，藥藤是可以和木香花種一起的，你看我種了一整座花牆的藥藤，以後可是夠用了。」

趙舒看向秦素梨，眼睛有些濕潤，「素梨，還有一件事須得麻煩妳，上巳節那日，宮裡要在金明池行宮舉辦上巳節遊園，文皇后和我母妃的意思是要給我選聘王妃，妳也去吧。」他生怕她拒絕，又趕緊補充道：「只是一個過場，一切都有我，妳放心。」

秦素梨抬頭看見他定定地凝視自己，似乎怕自己反悔，她不由微笑，柔聲道：「好。」

趙舒一下子放鬆下來，道：「既然妳打算成親後繼續保持目前的生活，我就另外給妳安排了一個身分，甘州總兵秦正興的嫡次女，秦正興已經攜夫人進京了，明日上午就會來皇莊，到時候妳也見一見。」

要給秦素梨安排新的身分，須得滿足好幾個條件，首先得姓秦，畢竟秦素梨是不會願意改姓的；其次得是他的親信，足夠忠誠；第三官職得夠高，卻又遠在邊城，不容易被識破。

趙舒費了好一番工夫才安排好的。

秦素梨沒想到趙舒動作這麼快，剛忙完李氏謀逆一案，就開始著手準備和她的婚事了。

兩人計議已定，便接著往回走。

趙舒見天色漸漸暗了下來，便道：「素梨，我陪妳去看看岳母吧。」

他今晚一定要想辦法留下來。

秦素梨瞅了趙舒一眼，「你來的時候已經見過我娘了吧？」

按照他謹慎的性格，他若是沒有事先去見過她娘，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大喇喇地在她家園子裡散步。

趙舒被秦素梨揭穿，俊臉微微透出些紅暈來，卻依舊鏗而不捨道：「我想看看弟弟。」

秦素梨微笑道：「阿舒，我送你回清波樓，好不好？」

她既然定下讓趙舒多活動這個目標，自然要逐步開始實行，今日她的目標就是陪著趙舒走回清波樓。

趙舒停下腳步，謹慎地觀察她的表情，並沒有立即答應。

秦素梨知道他的小心思，忍著笑又道：「阿舒，我保證等你睡了我再走。」

趙舒眼睛亮了起來，當即道：「好。」

兩人慢慢走到清波樓，天已經黑透了，清波樓裡的燈光透了出來，靜美如神仙樓閣。

阿保和阿壽在台階上候著，見趙舒帶了秦素梨過來，齊齊行禮，並沒有跟進去。

進了清波樓，秦素梨就著料絲燈瑩潔的光暈觀察趙舒，見他額角有些晶瑩的細汗，便知今日趙舒的活動量足夠了，心裡歡喜，問道：「阿舒，要不要泡藥浴？」

趙舒正有此意，眼睛亮晶晶看向秦素梨，「妳陪著我？」

秦素梨抿嘴一笑，「好啊！」

半個時辰後，阿長陪著一個清秀小廝和一個俏麗丫鬟待在外間，那清秀小廝懷裡抱著月琴彈奏著，俏麗丫鬟手握鮫綃帕子，隨著樂聲歌唱，月琴叮咚，歌聲悠揚，十分好聽。

藥香水氣蒸騰的浴間內，趙舒泡在浴桶裡，雙目微闔，白皙如玉的俊臉濕漉漉的，越發顯得眉目清俊嘴唇嫣紅。

浴桶旁邊擺著圈椅和小几，小几上放著一個大大的水晶盤，裡面全是貢上的珍異水果，如今全都洗淨切好擺盤，十分好看。

秦素梨窩在圈椅裡，欣賞著琴聲和歌聲，手裡拿著一個銀叉子，叉了一片產自西域的蜜瓜吃了，然後自言自語道：「好甜啊，不過這季節如何會有西域的蜜瓜，不是到秋季才有嗎？」

趙舒聞言輕聲道：「宮裡自有保存的法子，只是數量不多，妳若喜歡吃，我讓人多備一些。」

他要盡最大的努力吸引秦素梨來陪他，不管是美食美景，還是音樂歌舞。

秦素梨笑咪咪的謝過趙舒，繼續聆聽琴歌。

趙舒睜開眼睛看秦素梨，他怎麼看她都覺得好，怎麼看都看不夠。

見她那樣入神地聽琴童和歌女的琴歌，都不理自己了，趙舒心中泛起醋意，故意輕輕呻吟了一聲。

秦素梨聽到趙舒的呻吟聲，顧不得欣賞琴歌了，忙睜開眼睛湊過去，「阿舒，你怎麼了？」

趙舒垂下眼簾，低聲道：「背上難受……」

秦素梨忙捲起衣袖露出皓腕，伸手過去，輕輕撫摸著趙舒的後頸和背部。

她發現趙舒還是太瘦了，對他越發憐惜，撫摸時越發溫柔。

趙舒被秦素梨摸得麻酥酥的，他閉上眼睛，趴在浴桶邊，專心享受著。

秦素梨見趙舒濃長的睫毛微微顫動，分明是極舒服的模樣，心知自己中了計，他的背應該是沒事，不由暗自微笑，手的動作卻一直沒有停。

趙舒沐浴罷出來，秦素梨吩咐人送來魚片粥，看著趙舒吃了半碗，又陪著趙舒在樓裡轉悠了好一陣子消食。

這個晚上趙舒是真的有些累了，等他躺到床上，差點就要長長吁出一口氣。

秦素梨和衣側躺在床的外側，兌現自己的諾言——哄趙舒睡覺。

她正在把玩著趙舒的長髮，卻聽到外面隱隱約約傳來悠揚的笛聲，接著天籟般的歌聲響起，她側耳細聽，是李白的《菩薩蠻·平林漠漠煙如織》，便閉上眼睛傾聽。

平林漠漠煙如織，寒山一帶傷心碧。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。玉階空佇立，宿鳥歸飛急。何處是歸程？長亭連短亭……

歌聲和著笛聲，餘音不絕，秦素梨感覺自己彷彿立在暮色蒼茫的高樓之上，遠眺茫無邊際的寒山碧林……

她被寂寞、孤獨和悲傷籠罩，不知不覺進入了夢鄉。

趙舒待秦素梨睡熟，輕手輕腳脫去她的外衣，她身上溫暖馨香，把她抱在懷裡，趙舒很快就睡著了。

早上醒來，秦素梨看著身畔熟睡的趙舒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就這樣睡熟了。

她湊過去在趙舒唇上吻了一下，把趙舒給親醒了。

剛睡醒的趙舒看起來頗為懵懂，他眨了眨眼睛，原本滿臉的不開心，可是一看清是秦素梨，立時就笑了，探身把臉埋進她懷裡蹭了幾下，用力嗅聞她身上的清新氣息。

素梨沒想到趙舒剛醒來這樣賴皮，雖然隔著中衣，卻也被蹭得難受，當下笑著推開趙舒，自己飛快跳下了床。

解頤正在外間候著，見秦素梨出來，忙上前道：「姑娘，王爺早命人給您準備了

房間，您去那裡梳洗吧。」

秦素梨隨著解頤過去，才發現趙舒給她準備的是一間大大的起居室，就在他房間隔壁，中間有門相通，布置十分雅致，書架、書案、梳妝檯、梳妝匣、衣箱、衣櫃和貴妃榻俱全，惟獨沒有床。

她大略參觀一番，發現趙舒不但給她備下了四季衣服和許多珠寶首飾，還有全套的胭脂水粉，其中有不少都是玉梨記出品的。

秦素梨先還在笑，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，原來這世上會有一個男人這樣愛她……

解頤裝作沒看到秦素梨流淚，過了一會兒方輕聲道：「姑娘，王爺等著您用早飯呢。」又道：「家裡您不用擔心，欣悅去稟了太太，說您來這邊了。」

秦素梨拭去眼淚，微微一笑，「那咱們得快些了，免得阿舒等著急。」

梳洗完畢，兩人重新又見了面。

秦素梨打量著趙舒，見他用寶藍緞帶綁了頭髮，身上穿著玉白春袍，腰圍玄色腰帶，越發顯得容顏清俊，身材高挑，看了著實賞心悅目。

用完了早飯，秦素梨問道：「阿舒，秦大人夫婦上午就過來嗎？」

趙舒點了點頭，「秦正興已經命人遞了拜帖，約莫巳時左右就到了。」

秦素梨在心裡算了一下時間，「那我巳時再過來吧。」

今日阿樂要來取貨，她先處理好這件事再說。

趙舒上午還要見一個人，且他不願意讓這個人見到秦素梨，便道：「我送妳。」

秦素梨笑了，「那你送我到門那裡。」

趙舒知道秦素梨是想讓他多活動，當下便伸手握住了秦素梨的手，答了聲「好」。

從清波樓走到皇莊與秦家園子間的那道暗門，距離不算近，再加上秦素梨走得比以往散步略快了些，因此趙舒與秦素梨分別的時候，他的額角已經有了汗跡。

送罷秦素梨回來，阿保喜孜孜道：「王爺，以後您就該跟著秦姑娘多走動走動，您自己回去照照鏡子，看看是不是氣色好多了。」

趙舒嫌他囉嗦，吩咐道：「讓人抬了肩輿過來。」

他要去皇莊最西南角的炸藥作坊見趙序，若真是用走的過去，不知得走到什麼時候。

阿保打量了趙舒一番，心裡明白讓一向嬌氣的王爺走過去是不可能的，除非秦姑娘在這裡，當下便吩咐小廝送肩輿過來。